

张锡纯用石膏心法辑要

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 李富汉 高家亮

主题词 张锡纯 石膏/投药和剂量
石膏/治疗应用

张锡纯(1860~1933)近代医学家。号寿甫。河北省盐山县人。他钻研古典医籍,能尊古而不泥古,主张参取西医之长,中西汇通。撰有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丰富和拓展了药物的应用范围。兹就其运用石膏之心法,探要于后。

1 对石膏功能之认识

张氏在《名医别录》论述石膏“解肌发汗”的影响下,并通过长期的临床验证,认为石膏确有此功能。云:“解肌者,其力能达表,使肌肤松畅,而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出也。其解肌兼能发汗者,言解肌之后,其内蕴之热又可化汗而出也。”如他曾治一初春患温病者,前医以温药发其汗,然汗出而病益加剧。张氏凭脉察证,投以大剂白虎汤加连翘、蝉蜕,“服后遍身得凉汗而愈”。可见张氏谓石膏解肌发汗,洵非虚语,诚为确论,惜未能引起后学之重视。近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,通过对石膏的药性全面研究之后,挥洒自如地发挥了它解表的功能,因之有“石膏孔”之雅称,此与张氏石膏解肌发汗说,可谓所见略同。

2 对石膏用法用量之见解

张氏力倡生用。医者多虑石膏性大寒,而又有石膏煨不伤胃之说,故当时医界多将石膏煨而用之。张氏力辟时弊,指出“煨用之,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,以治外感有实热者,竟将其痰火敛住,凝结不散。”若误服之,则变证丛生。鉴此,他力倡生用石膏,认为“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,断无伤人理”。

张氏认为,“石膏之质甚重,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,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燎原之温热,又何能有大效。”他颇崇孙思邈“智欲圆而行欲方,胆欲大而心欲小”之名言,在前贤投用石膏重剂疗疾取效的启悟下,治病每投重剂,屡获捷效。由此观之,临证重用有卓著疗效。

3 应用石膏之范围

张氏运用石膏除治疗阳明实热外,尚运用于如下病证。

产后温病,历来产后之证,最忌寒凉。然张氏认为若果系产后病温,寒凉亦在所不忌。如其治疗产后温证热入阳明之甚者,“必用白虎加人参汤方能退热”,并附有验案为证。

张氏体验,“女子有因外感之热内迫,致下血不止者,亦可重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之。”如曾治一妇,产后恶露尽忽又下血,心中热渴,脉洪滑有力。张氏认为,此证夹杂外感无疑,拟白虎加人参汤,生石膏重用三两,热渴随失,血亦立止。

对痢证兼表,服清热之品不效。张氏认为,此乃因痢证夹杂外感,其外感之邪热,随痢深陷之故,常以变通白虎加人参汤而为其治。

治疗疟证兼温,张氏亦主张重用生石膏。曾治一间日疟病人,他据脉证辨为“疟而兼温”,投大剂白虎汤加柴胡,次日疟即未发,再剂而愈。谓:“愚皆于治疗疟剂中,加石膏两许以清之,莫不应手奏效也。”

对于热痹之关节肿痛,张氏常以生石膏与阿斯匹林配伍,其效宏彰。如治一脑后生疮兼关节肿痛之垂危病患,先后共用石膏三斤,始治愈。乃曰:“若遇此证,不能重用生石膏,尚有何药能与阿斯匹林并用,以挽回此极险证乎?”

石膏治“腹中坚痛”原出《本经》,然世人多有微词。张氏“临证细心品验,诚有效验。”如治一少腹肿痛剧甚病人,其脉沉洪有力,投石膏、三七、蒲黄,两剂而愈。“此证即西人所谓盲肠炎也……放胆重用生石膏即可应手奏效”。

张氏在临证中,竟有用石膏治此愈彼的案例,实属意外之收获。如治热入阳明用白虎汤后,不仅本病得愈,且痔疮痼疾由此除根;以石膏为主疗幼童瘟疹,眼疾亦由此而瘳。此外,张氏尚用石膏治疗梅毒、金疮、痢疮、胞宫溃烂等,皆有效验。

(作者简介:李富汉,男,36岁,河南新野人。1983年毕业于河南省中医学徒班,现任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主治医师。)